

学林

◀ (上接 13 版)

那样,二战胜利快三年了,战时共苦的号召力已经荡然无存,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家庭主妇对仍然存在的配给制心生忿懑。尽管战后的工党政府竭力主张经济困难和物资匮乏并非政府所能一力扭转,节约政策反而是保障公正分配的唯一良方,但在普通人眼里成了一种对战争胜利者的“惩罚”,坚持强硬的节约政策路线最终使工党在 1955 年的大选中败给以“给予人民经济自由”为竞选口号的保守党 (Ina Zweiniger-Bargielowska, pp.226—255)。或许因为英国女性将自己对严酷日常生活的不满和无奈移情于公主,全国上下很快掀起了一阵“我给公主寄布票”的热潮。有数百人省下自己手头的布票寄往白金汉宫,但都被退回了,因为转赠布票是违法的。最终,主管配给的贸易委员会登报声明将会为公主特别发放 200 张布票,并为男女相提供适量额外布票——这会是一场“盛装的婚礼”(full-dress wedding)。对于这样的结果,反对优待皇室者嗤之以鼻,皇家摆起排场来那还得了,要知道公主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后在 1923 年的“极其简朴”的婚礼礼服都要装满好几个衣柜。而更切近的欧洲皇族例子是 1947 年上半年蒙特罗公爵夫人的婚礼,光是婚纱就花费 12500 英镑,珠宝价值 25 万英镑,而她的嫁妆里有 37 件礼服和 11 件皮大衣 (Pat Paterson, “Quiet Wedding? : A Princess Gets Married,” *Times Pictorial*, Nov 22, 1947, p. 5)。

由于节约政策下的微妙社会氛围,婚纱设计师的挑选只能暗中进行。伦敦的顶尖服装设计设计师们在 7 月末的秋冬季秀场上无不瞄准公主的婚纱定制需求,展开不动声色的竞争。伦敦的头号女设计师比安卡·莫斯卡 (Bianca Mosca) 设计了一款题为“充满希望”的婚纱,并开创性地使用尼龙而非真丝来制作头纱。她的设计也小心翼翼地遵循了战后英国设计师协会规定的日间礼服裙长不超过 47 厘米、晚宴礼服裙长不超过脚踝的规定 (Geraldine Hill, “Nylon Wedding Gown Entered To Lure Princess Elizabeth,”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31, 1947, p. 5B)。来自巴黎的设计师昂格丽·德朗吉 (Angele Delanghe) 则致敬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风格,推出了一款白色缎面紧身裙,头纱缩短到 1.8 米,还可以改制成茶歇礼服裙 (Geraldine Hill, “Princess Elizabeth’s Wedding Prompts Elizabethan Wardrobe,”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30, 1947,

p. 5B)。此时,伦敦设计界在卯足力气较劲的是法国时装品牌迪奥最新一季的女性化“新风尚”(New Look)。当英国设计师还在小心翼翼地节省布料时,迪奥却开始不惜工本地用廓形剪裁和加长裙摆重塑优雅女性形象的定义。迪奥的“新风尚”迅速席卷战后西方世界,以至于伦敦报纸不得不发文提醒英国女性,要把公民身份放在消费者身份之前,绝不能被巴黎加长裙摆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带歪了。等到 9 月末,伊丽莎白公主结束在苏格兰的修养回到伦敦初试婚纱,报纸上还特别写明,这是自长裙流行以来公主的第一次公开亮相,而她选择了一条长度刚好到膝盖上方的套装裙。“通过避免穿长裙,她在伦敦与巴黎、纽约时装界的‘战争’中选择与本国站在一起。伦敦创意设计师工会上周宣布,英国将坚决抵制长裙,因为长裙太费布料了。” (“Short Skirt Suit Chosen By Princess,” *The Hartford Daily Courant*, September 30, 1947, p. 3)

直到此时,最终中选的设计师名字才揭晓,原来是女王母亲伊丽莎白王后的御用定制时装设计师诺曼·哈特奈尔爵士 (Norman Hartnell)。哈特奈尔对媒体表示,自己在 8 月中旬获悉自己将为公主量身定制嫁衣,但距离婚礼举行的时间只剩下 3 个月。婚纱面料长 20 码 (约等于 18 米),但是成本约合 80 英镑,会是一条“节约的礼服裙”(austerity dress)。从这时起到大婚前的 2 个月内,大西洋两岸的媒体不停打探礼服设计的细节,但设计师本人和皇室方面三缄其口,直到大婚前一周才允许记者先睹为快,同时现场严禁拍照,要求记者将婚纱细节留待 11 月 20 日仪式举行后才能揭晓。

当婚纱最终展现在大众眼前时,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件多么奢华的艺术品。整件婚纱采用象牙丝绸材质,有长达 4.5 米的头纱,用水晶和 10000 颗

米粒珍珠手工刺绣出约克玫瑰与谷穗的图案。设计师声称自己受到文艺复兴绘画大师波提切利的《春》的启发,整件婚纱意在表现英国战后浴火重生的生机 [“The Royal Marriage: Botticelli Inspired Princess Elizabeth’s Wedding Dress” (1947). *The Sphere*, 191 (2494), 237]。哈特奈尔确实设计出了一件旷世杰作,身穿婚纱的伊丽莎白公主用自己真挚明媚的笑容感染了全世界,媒体争相报道婚纱的华美,哪里还有人记得去批评婚纱的长度和用料超标? 不过也有细心的记者不忘促狭地指出,皇室的其他女性成员也穿起了曳地长裙,势不可挡的“新风尚”席卷了皇家婚礼现场 [“Royalty Will Wear ‘New Look’ Gowns at Elizabeth’s Wedding,” *Daily Boston Globe* (1928—1960); Nov 12, 1947, p. 2]。

成就这件完美婚纱的不仅是媒体追捧的皇室御用设计师,还有更多在幕后默默无闻付出的人。350 名妇女花费 7 周时间日夜赶工才在婚礼前完成了婚纱制作。哈特奈尔工作室的首席缝纫师穆修 (Lucie Moussu) 小姐甚至因加班过度而猝死 [“Princess’ Wedding to Roll Up Dollar Profit for the British,” *Chicago Daily Tribune* (1923—1963);



伊丽莎白公主婚纱设计图



1947年9月美国杂志讽刺英国对邻国“新风尚”加长裙摆的反应

Nov 5, 1947, p. 1]。直到 2018 年加拿大作家詹妮弗·罗布森 (Jennifer Robson) 以参与婚纱制作的绣娘为主角写成一部畅销小说,才将婚纱制作的艰辛过程展现在世人眼前。其中最令人动容的细节是婚纱完工在即,工作室负责人将所有人召集起来,350 人一人一针,接力将最后的缝合完成,所有人的眼中沁出了喜悦与骄傲的泪水 (Jennifer Robson, *The Gown: A Novel of the Royal Wedding*, Harper Collins, 2018)。

与 婚纱同样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贺礼。按照传统,伊丽莎白公主依然接受大英帝国广阔疆域内子民和外国人士寄送的贺礼,各种带有地域特色的礼物是帝国广阔丰饶和尊贵地位的象征。比如,1897 年维多利亚女王 (伊丽莎白的高祖母) 登基 60 周年之际,就收获了一颗全世界体积最大的白钻。这颗后来被命名为“维多利亚之光”的钻石,原产自英国殖民下的南非。当时的大英帝国正值鼎盛之时,她的睥睨一切的自信,最完美地体现在“帝国建设的模范”、南非矿业大亨西塞尔·罗德兹 (Cecil Rhodes) 的一句名言中:“我行走在天地之间,当我向下看时,我说‘这片土地当成为英国的’;当我向上看时,我说‘英国当统治这片土地’。”但半个世纪后的英国已完全没有了这样的口气。给伊丽莎白公主的大婚贺礼,皇亲国戚当然都送了古董家具和瓷器,甚至是珠宝,不过也都是美其名曰“家传”的二手货。而公主从公众那里得到的礼物,和所有战后困难时期的新

娘一样是“实用”而非“豪华”的礼物,带着不言而喻的帮衬意味。澳大利亚女童协会给她邮寄了制作婚礼蛋糕需要的黄油、杏仁和鸡蛋;拉丁美洲的巴巴多斯寄来了糖浆;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寄来了蔗糖。诺丁汉商会赠送了 18 双尼龙袜和真丝袜,这在针织品极度短缺的战后英国足以令每个女孩两眼冒光。来自其他工商界代表的贺礼还包括针织内衣、头巾、桌布,以及各种棉质、人造丝和真丝蕾丝。一位敬佩 (或者说同情) 公主“在英国布料配给情况下的无私表现”的美国妇女给她寄去了一条丝绸晚礼服 [“Planning A royal wedding”; Writes, J. (1947). *HER SOCIAL JOURNAL: PALACE PREPARATIONS AND WEDDING PRESENTS. The Tatler and Bystander*; 186(2449), 232—233; “Short Skirt Suit Chosen By Princess,” *The Hartford Daily Courant*, September 30, 1947, p. 3]。

美国制造业显然也嗅到了礼物中蕴藏的商机,不少厂商提出愿意赠送全套嫁妆给公主 (Mary Van Rensselaer Thayer, “Elizabeth Prefers Food as Wedding Gift,” *The Washington Post*, Oct 15, 1947, p. B5)。但是一个英国公主兼王位继承人接受美国制造业的馈赠,无异于让英国本土制造业在国际舞台上颜面无光。很快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转达了公主本人的来电,表示只接受美国人为英国困难家庭提供食品援助作为她的大婚贺礼。于是 9 月下旬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伊丽莎白公主大婚贺礼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计划筹集 5 万个价值 50 万美元的食品礼包,通过 1945 年成立的“美国援助欧洲合作组织” (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urope, Inc, 简



波提切利《春》

(下转 15 版) ▶